



“信用为吾人之自助”

——张謇与荣德生之一

□朱 江

南通和无锡，都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爱国企业家，张謇和荣德生就是其中的典范和楷模。注重诚信经营，是他们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张謇与荣德生、荣宗敬兄弟等人合作，在吴淞组织北海实业公司，试图实现东方大港的梦想。在发展实业的同时，他们还兴办教育，投身社会公益事业，造福乡梓。

1913年，张謇应北洋政府之邀，加入熊希龄内阁。9月11日，他被任命为工商总长，暂兼农林总长，于10月21日就任。12月27日，农林、工商两部解散，改组农商部，张謇就任农商总长，1915年4月卸任。

张謇一度“绝意仕途”，投身实业，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轮埠，目的在于利用自己和其他股东的力量，“建设公共事业，为一国立些模范”，即通过南通的社会建设，探索一条地方发展的道路。在赴北京任职前，张謇告诉南通地方各界，他并非“翻然变更初志，于政界讨生活”，而是“欲举平时所主张者发为政见，以供朝野之采择”，其实是想把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的经验，在国家层面进行推广。

在1913年11月8日发表的《实业政见宣言书》中，张謇提出了他的构想，即通过制定法律、发展金融、改变税则以及奖励企业，达到振兴实业的目的。在张謇看来，立法为其中的第一计划。他提道：“无《公司法》，则无以集厚资，而巨业为之不举；无《破产法》，则无以维信用，而私权予以重危。”张謇把《破产法》与社会信用紧密联系起来，把制定《破产法》作为提升社会诚信程度、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途径。

张謇重视经济立法，其思想中蕴含的对诚信的追求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荣德生。荣德生在晚年编写年谱时，回忆起1914年他与另一位无锡商人蔡蕤三到北京拜访张謇的情形。在交流中张謇提道：“吾国商人多不研究法律，故与外商订立契约往往吃亏，遇到交涉时，自己立场亦多不合，以后商会应对此注意，倡导研究。”荣德生当时感触不深，经过30多年的商战风雨后，再细细品味，张謇所言实有深意。荣德生认为像张謇这样深明法理者，在中国工商界为数不多。荣德生在《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》中写道：“余数十年经营，未尝触犯刑章，二十余岁读刑、民法，三十岁后始有商会，遂习商法，凡事依法而行，至违法取巧之事，万不可为也。”

荣德生所谓的“凡事依法而行，至违法取巧之事，万不可为也”，与1920年张謇给淮阴士绅朱德轩的信中讲的“自治当从自重、自苦、立信用始。信用为吾人之自助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张謇与荣德生在实业上取得杰出的成就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既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缘故，也与个人的禀赋有关，而其中诚信是他们成功的基石。

张謇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，非常注重诚信品行的践行。1895年，他筹备大生纱厂，投身商海，多年的企业经营和商业运作经历，使他对当时营商环境有清晰的认识，这在1913年的《银行专修科演说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张謇认为：“学术不可不精，而道德尤不可不讲。中国商人之道德，素不讲求，信用堕落，弊窦丛生，破产停业，层见叠出。”针对中国商人不注重信用的现状，张謇告诫未来的银行从业者，“守法宜坚”，“营业宜敏”，呆与猾是经商者的大忌，因为“如履行契约，所有条件稍有欺詐，则信用难以保持，何以招徕主顾？便宜不过一时，损失终无尽期”。

因此张謇在用人上，把诚信作为重要的指标。1914年张謇在给建筑师宋育堂的信中，提及“任事以勤笃为主，任人以诚信相孚，则遇事皆治”。做人做事，诚信和勤勉是根本。张謇甚至把诚信品质，视作从事商业活动的基础。1917年，张謇在通海甲种商业学校落成仪式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，投身商海，植基之道在道德与信用。张謇认为，道德与信用，两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，“古今中外未闻有有道德而无信用之人，亦未闻有有信用而无道德之人”。有一次，张謇去通海垦牧公司视察，遇到一位办事人请假逾期。通海垦牧公司管理层对此人进行批评，此人还在争辩，张謇“明正其非”。听说此人是其子张孝若推荐来的，张謇告诫儿子：“此辈委琐小人，不足荐于白累也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薄荷茶

□李昌森

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那时，农村人缺衣少食，成天劳碌，收获甚微，有得吃有得穿，就很满足，少有能拿得出钱卖茶喝。一到夏季，最好的饮料就是薄荷茶。天热了，早上从屋旁掐几片嫩叶，清洗一下，放在干净的脸盆里，再烧一锅开水往盆子里一倒（第一泡必须用沸点的水，才能保持碧绿的颜色，水温不够，颜色就会变深）。灌满了，就勾一碗，咕咚咕咚下了肚，那种特有的清香，又解渴又清凉。

这种草本植物生命力旺盛，第一年掉在地上的籽，到第二年春分前后就破土而出。房前屋后，沟坎河边，哪里有土就能在哪里生长，既不要播种，也不要收割，生于春盛于夏，自生自长、随遇而安。

那年，我从徐州调回南通工作，老妈说，你们城里什么都有，就怕没有薄荷，拔两棵带回去，栽在花盆里，经常浇点水，天天都能喝到新鲜的薄荷茶。这伙伙真好养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不需要像其他花草那样伺候。看着阳台上两盆绿油油的薄荷，那么蓬勃，那么生机勃勃，这是春天在雨夜里延伸。

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一年到头不愁没茶喝，但到了夏季，仍留恋那清香宜人的薄荷。以为小区内寸土寸金，栽种的都是有名有姓的花草树木，轮不上这等无名之辈。哪知到楼下一转，花园中随处可见到它的身影。一阵清风吹来，“嫣然摇动，绿满一窗”。一丛一丛的薄荷，鸽子蛋大小的一片绿叶，碧绿翠嫩，进进出出，都能闻到淡淡的清香。早上到楼下掐几株叶芽，又新鲜又香气，用烧杯一泡，够一家人喝一天。薄荷香能渗透，其香味一直沾染在指尖，久久不散。绿叶泡茶，手留余香。别担心掐叶会影响生长，薄荷的再生能力很强，掐掉一片接着又叉出二三片，长势更加喜人，天性在奉献中成长。一个夏天，尽享“薄荷香浓醉晚晴”的味道。

在网上见到一则花边新闻，说世界上最好的饮料是白开水。乍一听，有点夸张；细一想，还真是这个理。要说夏季最好的饮料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非薄荷莫属。在添加剂满天花的今天，能成天喝到纯天然、原生态、不花钱的薄荷茶，确是美事一桩。说到薄荷的保健价值，《本草纲目》有载：薄荷主治贼风伤寒发汗，恶气心腹胀满，霍乱，宿食不消，下气，煮汁服之，发汗，大解劳乏，亦堪生食。作菜久食，却肾气，辟邪毒，除劳气，令人口气香洁。煎汤洗漆疮（思邈）。通利关节，发毒汗，去愤气，破血止痢（甄权）。疗阴阳毒，伤寒头痛，四季宜食（士良）。治中风失音吐痰。主伤风头脑风，通关格，及小儿风涎，为要药（苏颂）。杵汁服，去心脏风热（孟洗）。清头目，除风热（李杲）。利咽喉口齿诸病，治瘰癧疮疥，风瘙瘾疹。捣汁含漱，去舌苔滑涩。以薄荷代茶，清心明目，防暑降温。薄荷还是薄荷油、清凉油的主要原料，是秘制水鸭、乳鸽、焖鸡等上佳调味品。由于它的参与，很多美味佳肴不仅有一种特有的香味，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。还记得小时候，老妈摊的薄荷饼，人未到，老远就闻到那股淡淡的清香。现在也经常吃薄荷饼，就想吃回当年的味道。

一到深秋，枝头开出淡淡的白花，一只只蝴蝶上下飞舞，好一幅“薄荷花开蝶翅翻，风枝露叶弄秋妍”的美丽画面。小雪前后，连续两波寒潮，满以为翠绿的叶子会随风而去，哪知它的枝头仍然有绿叶坚守。冬至前，一粒粒成熟的花籽告别朔风，带着生命元素纷纷钻进土的怀抱，只为来年又把春来报。“荒草丛生的青春，我认真将心事付与春。春光难得的陪伴，只为留下丝丝香醇。”就因“绿随天地走，心随人意行”的天性，却成了大诗人陆游笔下所爱 and 人类的好朋友。



端午的香

□孙同林

端午节是沉浸的浓郁香气之中的。“五月五，是端阳。门插艾，香满堂。吃粽子，蘸白糖。龙舟下水喜洋洋。”这首民谣流传数千年。这一天，民间除了吃粽子、赛龙舟外，还有悬艾草、簪菖蒲、戴香包、饮雄黄酒、挂钟馗像等习俗。哪一样不带着浓浓的香气！

“艾草青青挂门前，粽香浓浓飘四方”。端午的香首先是来自粽锅里飘出来的。端午节的传说有好多版本，不过，无论是纪念屈原，还是纪念伍子胥，纪念曹娥，都离不开粽子。

端午节的乡村，处处飘着粽子的香味，这一天，家家户户要裹粽子吃粽子。农人们对裹粽子的每一道工序都很讲究，米要糯米，而且是晒得雪白，加工得亮亮的糯米；裹粽子前，糯米要淘洗干净，再浸泡一定时间；包裹时糯米里面还要根据各人口味，添加蜜枣、葡萄干、红豆，花生米等等，以期口感更加软糯、香甜；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围坐一起裹粽子的场面，那种“团圆”的意境才是最香的。

端午节早上，一家人坐在餐桌前吃粽子，混合着糯米的黏糯、馅料的甜味和粽叶的清香，便是端午节的“盛宴”了。

端午节当然少不了艾草和菖蒲。古老的节日都伴有一个个美丽的传说。天界有一位专司拿妖捉怪的神仙叫张天师，老百姓就请他来镇守人间。五月是毒月，请张天师降魔祛毒也是理所当然。张天师的坐骑是艾虎，手执的宝剑是用菖蒲做成的。于是，端午节这一天，人们在自家门檐插上艾草和菖蒲，艾草象征艾虎，菖蒲则是镇宅宝剑，能斩妖除魔，含有“天师在此，百毒不侵”的意思。

老人们说，端午节那天采收的艾草煎煮成的药汤有祛毒奇效，什么“污秽脏气”都能冲洗掉。于是，人们要赶在这一天到小河边割来菖蒲和艾草放在大锅里煎煮，其时，草汤沸沸，药香四溢。人们以“药水”涂抹在身上，据说能舒筋活络，可清热止痒。老人们还将艾草和菖蒲捆扎成一束束，挂置屋檐下风干，留待夏日的夜晚用来驱熏蚊虫。

艾草和菖蒲的生命力极强，房前屋后，沟边水沿，随处可见。春天的时候，艾草悄悄地冒出嫩芽，待春风春雨一过，一丛丛青绿的艾草，伸展出宽大的叶片，用手轻轻一

抚，便散发出浓郁的草香。

屋檐插上几束艾草菖蒲，满屋都是幽幽艾草清香，一年的安康都在那屋檐下了。

饮雄黄酒、佩戴香袋能驱邪解毒，自有它的医理。《清嘉录》记载：“研雄黄末，屑蒲根，和酒饮之，谓之雄黄酒。”即在酒里加上雄黄。雄黄，橘红色，可入药解病毒，雄黄酒的气味儿很冲。旧时几乎家家制作雄黄酒，小孩子不能喝。我小的时候，祖父在端午节的午时用筷子头蘸上少许雄黄酒让我用舌头舔一舔，并在我的额头和手心足心涂沫一番，祖父说这样就能预防病毒入侵。有了雄黄酒的保护，我的胆子变大了，整个夏天的行动也放松了一些。

佩香袋是中国流传千年的端午节习俗之一。《离骚》中有过描述：“扈离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。”魏晋时姑娘用香袋传达爱意：“何以致叩叩，香囊系时后。”香囊就是香袋。香袋承载的是吉祥之意。端午香袋多以五色丝线在彩色绸缎上绣制，缝制成大小不等、形态各异的造型，香袋表面饰以各种古老神奇、寓意丰富的图案，香袋内装多种具有浓烈芳香气味的中草药，可作提神醒脑之用，亦有避邪驱瘟之意。在香袋里，还有着手心的温度，有暖暖的问候和深深的祝福。

我小时候所见的香袋是母亲用彩色零碎布头和棉花、香皂做成，香料都是天然的，有菖蒲、藿香、白芷等等。最常见的造型是“老虎脸儿”，虽然粗糙，却也能看到个大概：王字额，怒目圆瞪，虎视眈眈。

我家兄弟姐妹多，不是人人都能拥有香袋，母亲说，只有女孩子才需要佩香袋，男孩用香袋，就变得女儿气了，于是，我们只有看的份儿，常常羡慕不已，嫉妒不已。

如今，在端午节还没到来之前，端午的传统香味早就飘了出来，糯米粽子人们早在立夏前就开始吃了。日前上街，我看到有人扛着艾草菖蒲在沿途叫卖，给人的感觉是乡村气息在城市里流淌。精品店里，有人在挑选香袋，进门便觉一股奇香。那些香袋不再是我们儿时所见的手工作品，而是布料精致，做工精细的工艺品，大大小小，形状各异，琳琅满目。

粽子、艾草菖蒲、雄黄酒、香袋……这些延续千年的端午节香味跟端午节文化一样，没有消减，依然弥漫着，浓浓的弥漫着……

我的父亲

我的父亲叫袁士锋，尽管患病已近10年，但我们还是觉得他走得有些始料未及。父亲本姓蒋，姐弟四人唯有他是男丁。小时候，我爷爷怕唯一的一儿子有不测，就将他寄名给西宅的袁守义。

父亲193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11岁丧母。我爷爷在外轧棉花经常不在家。随着大姐、二姑陆续出嫁，我父亲和我三姑渐渐成为无人问津的留守儿。长期贫困的生活经历在他心灵深处萌发了一枚自强不息、决意脱贫的火种。这枚火种反复燃烧膨胀，最终在他住在崇明我二姑家的一个大雨的夜晚喷发出来。他突然想到，启东的家里不知漏成什么样了。第二天一大早他决意要回家。他一头扎进自家地里除草耕种，要奋发劳动创造财富，改变贫穷的命运。命运有时会捉弄人，但也会激励好人，酬劳勤者。当丰收在望时，村干部发现了我父亲这个好苗子，决定让他当会计。自此父亲做村干部，一干就是43年。

父亲艰苦创业，勤俭持家，与我母亲苦心经营这个底子薄弱、负担沉重的家，使之逐步走上小康之路。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大大方方花过一分钱，安安稳稳睡过一个懒觉。

早年，他工作之余也搞搞副业。借钱跑过上海，做做卖鸡蛋、卖烟的小生意。他和三伯（蒋秀冲）一起出海突遇大风，险些翻船葬身大海。他养过猪，当人家悠闲午睡时，他却冒着酷暑切猪草、扫猪圈、喂猪食；当人家午睡醒来时，他又匆匆忙忙擦把汗后到大队工作去了。有时到汇龙镇开会，人家都是骑着自行车去，而我父亲却常常推着独轮车走。怕被人家看见难为情，就悄悄把车停在墙角，因为他要在散会后顺便带一车酒糟喂猪。看到邻居袁家编制竹篮收入不错，他也

学着去做。他是左撇子，就特地请我堂叔（蒋秀岩，铁匠）定制了一把左手竹刀。他晚上回来开竹、劈篾、编篮，第二天一大早去市场兜售，上午又得回村上上班。大姑家住在果园大队，父亲也跟着栽种了21棵梨树，3年后结果。秋天累累硕果将要成熟采摘时，台风却把梨子打得满地都是。父亲满眼伤心，一脸无奈，我们只有默默地帮助父亲到市场上去廉价销售。这样的厄运似乎年年都会来。尽管父亲努力拼搏，奋力抗争，但没交上发大财的命运。当四个儿子大学毕业、成家立业后，他理应颐养天年。然而他仍勤俭持家。他常常教诲我们：大财靠天运，小财靠勤俭，有钱时要想到没钱时。最让我们伤心和惭愧的是，在整理遗物时竟找不到一条他的外裤。他的外裤都是我们弟兄换穿下来的旧裤，即使我们买给他的新衣服，也有很多没舍得穿。父亲保持着每日记录消费流水账的习惯。即使住院期间临时只回来4天，他还要颤颤巍巍地补记住院期间的消费时，我们的心在滴血。

父亲处事公私分明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汇龙镇各单位都在布置党员活动室，因为擅长美术，我主动承接华石村党支部活动室的布置任务。我跟黄向荣两人花了将近一个晚上的时间，把活动室装修得很有品位，后来成了参观样板，汇龙镇广播站、敬老院等单位的党员活动室都请我们去布置。完工后，为装修费用父亲毫不留情地跟我们讨价还价。一旁的母亲实在听不下去就插嘴，儿子又不是白拿村里的钱，是付出劳动的，你何必这样抠门呢？但父亲仍坚持己见，虽然你是付出了辛苦，但不能搞特权，工价必须按出工时间计算。无奈，我们的工价比其他单位都低。当时我一肚子怨气，谁叫我是袁士锋的儿子呢？

门

□彭 伟

时入六月，炎炎夏日，不约而至。比起古人纳凉，乃至皇帝冰块降温，今人要幸福些。清晨趁早，我推门外出，吹吹凉风；夜间燥热，我闭门读书，吹吹空调。院门、家门、书房门、厕所门……门里门外，我是进出出出，熟得不能再熟。但因不谙建筑学，我还是门的“门外行”。“门外行”大有人在，像钱锺书先生就偏爱窗子。他写过《窗》，提到门：窗前景色，人可不出门。门显然是窗的陪衬。还有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的作者卞之琳，干脆连门都不要了。自古以来，文人墨客，多喜倚窗而坐，像钱先生品美景，像卞诗人赏佳人。爱美及美，窗户由此常驻文人心底。而门呢？身才进，就脱身，真是人人门中，一“闪”而过，哪还有什么时间去遐想？更何况今天的人，大多久居楼中，打开一门望一门：房门、屋门、对门，还有电梯门，“门门”相卫，怎比窗窗相望呢？

其实谈及门和窗，不应该忘记墙。门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是墙，一个是窗。厚厚的门被完全锁紧，就是墙；重重的门被完全推开，就是窗。半开半掩的门，徘徊在墙与窗之间，就像恋爱中半推半就的女子，彷徨在理性与感性之间。门不会永远推开或关闭，正如人也不会永远理性或感性。人一旦过于感性，失去理智，就像墙或门会无限趋近于窗，防御功能荡然无存。英国人有个谚语Katie bar the door（凯蒂闭门），源自民歌：相传凯蒂和丈夫先吵架后打赌，谁先说关门者赢。两人保持缄默，引来贼人，大祸临头。凯蒂闭门的典故，很像祸起萧墙。萧墙又名塞门，古代宫廷中当作小门的矮墙。门也好，墙也好，只是外在；凯蒂闭门也罢，祸起萧墙也罢，才是内里——亲人只有和睦，墙、门、窗，才能浑然成家，抵御风雨。

大门在家中的友人是窗，墙。大门在室外的友人是路。人出门在外，要有门路。多个朋友，多条路。张謇在南通，二要门炳在如皋，韩国钧在海安，又有陈端、陈君樸、张藩、许树汾诸友辅助，才有了南通的“模范县”，如皋的“中华第一大县”。没人也就意味惹没路。英文中No Way，本义没路，表示粗暴、严厉地拒绝别人，中文译为“没门”。路有大有小。家乡如皋的俗语中“走小路”“跑小路”，就是含蓄地指责男子背叛婚姻。门有前有后。普通话中的“走后门”，几乎无人不知。即便是西方人，多少也有同感：常用“a back-door meeting”（后门会议）表示：秘密会议。人也有前门：门牙；也有后门：肛门，但最重要的是脑门。就像阿Q字母中的一撇，象征着辫子；门字上的一点，就好比脑门，是key-point（关键点）。以脑为匙（key），以史为鉴，开前门，走大路。小路与后门，要不得。

要不得的还有门的本土文化。中国人的门，就像林语堂笔下中国人的脸，擦门好比洗脸，踹门好比翻脸，旧门好比老脸。门面也妙，脸面也妙，最妙的是都可以装。《金瓶梅》中的潘金莲抛出给大官人“装门面”的诱饵，好说歹说从西门庆处钓到上等皮袄。阿Q就没那么幸运，他只有件破夹袄，从里面捡到三四只虱子，去和王胡子争脸面，失败告终本，只能从小尼姑那里找面子，最后又被赵老爷一巴掌打得颜面尽失。门面、脸面，归根结底还是面子。在古代，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现实——穷人是没有面子的。像潘金莲、阿Q，即便有些许面子，还不是富人赏的。

除去装门面，人还有很多艰难的抉择。人生的屋子很大，装着许多房间和房门，房内是困境或机缘。开门还是关门，实在不好决断。就像芥川龙之介《罗生门》中的武士，为了生存，破门抢劫老妪；又像夏目漱石《门》中的阿米，为了爱情，和前夫的好友住在门内，坚守幸福。不可简单地采取世俗的道德观，评价他们的好坏。人性的门，往往扑朔迷离。我还是推门外出，向友求救，抑或闭门读书，寻得答案吧。

□蒋 斌

父亲在近二十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，先后创办华石村综合社、汇龙钢窗厂、城西服装厂、汇龙压延厂、汇龙防腐厂等五家村办企业。解决了上百个村级劳动岗位，创造了几百万元的工业产值。在他1995年卸任时还为华石村留下了四十几万元的积蓄。

父亲是严厉的家长。小时候因为贫穷而只上了四年私塾的他，深知念书的重要性。他对我们兄弟几个从小就采用最严厉的教育。小学时每次期末回家，他都要我们兄弟三人（因小弟年龄小我们很多，所以最宠他）围站在他前面，逐一检阅成绩报告单。哪个不如意就是一个耳光，重则揪耳朵。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已长得很高，揪我耳朵用不上劲，他就站在凳子上，我为了减少疼痛也灵机一动跳上凳子。但是当取得了成绩时他也会加倍鼓励，当然只是在行动上、言语上表达，也从来不搞物质激励。有一次我被选中参加县体育运动会，因天气原因推迟了。几天后的某个半夜，突然接到通知次日复会。母亲因在生产队值夜班看仓库不在家，父亲半夜一个人悄悄地起来为我做套麦烧饼当中饭。中午时分，其他同学都三五成群去饭店吃饭，我一个人在僻静的地方啃半生的养麦烧饼。当时还真觉得是奢侈的，而且很高兴。因为父亲半夜亲自为我做烧饼，应该是家庭中的最高待遇了。父亲也是慈祥长者。母亲告诉我，我出生时父亲去南通开会分配到一张鸡蛋优惠券，他便是提着三斤鸡蛋站了五六个小时长途汽车回家。

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兄弟几个一直轮流陪护。我们抚摸着他的额头，思绪万千，回忆着点点滴滴。兄弟们也常常想等忙完这阵带父亲出去转转，但最终没能如愿。